

不能让孩子太宅了

史中兴

每周去游泳池两次,常与来上游泳课的孩子们相遇,这时,更衣室里叽叽喳喳,打打闹闹,一片喧哗,吵得你头脑发胀。孩子天性好动。“七八岁的男孩狗都嫌,”这句老话说的就是孩子们的顽皮烦死人。尤其是在户外的群体活动中,孩子们好游戏的天性能得到最充分自由的表露。

近读由AC尼尔森进行的一项全球性调研报告,不免让人吃惊:在中国,1/3的孩子每天户外活动少于一小时,1/4的孩子每周户外活动次数少于或等于一次。笔者读小学的外孙也属此类,每天户外活动少于一小时,每周户外活动有时一次,有时少于一小时。

户外活动少了,不涉足野外,不亲近大自然,不认识树木花草,走路少,和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机会少,视野窄,这既不利于孩子们长肌肉、长骨骼、长身体,也不利于长知识。长期缺乏户外活动,一个人在家里呆着,一头钻在书本、作业里或者只知道盯着屏幕自娱自乐,养成了习惯,这对孩子们健全性格的养成不利,对日后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也会带来一些障碍。一位刚从澳大利亚探亲归来的朋友告诉我,她受托去看望几个小留学生,发现他们除了上课,整天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不参加群体活动,不上运动场,不跟外国同学交往,身处异国,却跟在国内生活差不多了,上课盯着中文视屏,外语能力几乎没有长进。上课时带着一双耳朵,听进的东西却大打折扣,更不能像外国同学那样,勇敢向老师提问,成为课堂上沉默的异数。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说和在国内从小养成的习惯没有关系。

孩子们宅外活奇少奇轻,作为对应,宅内课业、作业负担是奇多奇重,而且往往多得重得完全不靠谱,连假期也不让孩子能轻松地出门游玩。北京日报不久前披露这样一个事例:家长赵先生几天没有睡好觉,想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的一项假期作业——画一幅廉政漫画,写一首廉政诗歌。“孩子才七岁,懂什么叫廉政啊!”最后是孩子的妈妈代孩子画了一幅拒绝收礼的漫画上交。赵先生说他担心的是,孩子的廉政意识没树立起来,反倒学会了造假。

这可能是极端的例子。有的学校并没有给孩子布置过多过重作业,孩子们仍然很少涉足户外,什么缘故?沉迷到iPad中去了。这一上瘾可不得了,放学一到了家,即“爱”不离手。即使出门在外,车上机上都看到一些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视屏。除了手里的“爱”,外面的世界全不在他心上。在有些家庭,这是导致孩子太“宅”了的重要原因。据报道,有的地方,孩子们中的“四只眼”因此大增。有责任心的家长坐不住了,感到不能再不闻不问,任由孩子们玩去。有的收去了“爱”。有的制定规则:平日不准看,双休日看,不得超过一小时。看电视,也规定时间。笔者外孙开始有抵触,孩子妈妈说清楚道理后,孩子完全接受,眼睛减轻了负担,户外活动的兴趣、时间增加了。每家的办法不尽相同。但在不能让孩子“太宅了”这一点上,大家是没有疑义的。除了家长,还需要学校、老师的努力。不加重孩子们的课业、作业负担,让孩子们假期多一点涉足户外的时间,给孩子创造一些定期参观、郊游的机会,如此等等,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带来的良好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杂谈



感觉有时候,我很有点恶搞的“天分”。或许,这离不开我的童年玩伴“胡三皮”(姓胡名波)的指引。有段日子,我一度把“三皮”视为“神明”。因为他永远有那么多的“知识”指引我无知、迷茫的童年——比如,换牙齿的时候,“三皮”会好心地告诉我:“上牙掉了丢地下,下牙掉了扔房顶。”要不就“生不出牙齿变豁子”;比如,看着我用凤仙花染的红指甲,“三皮”会很惊恐地跟我说:“无名指和中指不能染,染了夜里就会有小鬼来把你手指割掉。”把我骇的,夜里都不敢睡觉。而且“万能”的“三皮”知道的可不光是这些,那次他指着指甲上起的“肉刺”对我说:“女孩子家,你着不着啊,肯定是上厕所的时候挠屁股了。”我臊红了脸:这么隐私的事情也能反映出来啊?在“三皮”的言论指导下,我胆小谨慎得像只兔子:怕蛇,怕鬼,怕天灾。虽然后来也猜测以上种种,“全是迷信”,可是我还是不敢贸然处理,怕坏了这些老“规矩”,真的“遭报应”,可就毁了。对“三皮”

是言听计从,又“爱”又恨。那天中午,“三皮”鼓动俺去“下湾”(大水塘)。胆小的我怕被“水鬼”捉去,就拒绝。“三皮”挠挠头说:“我们去挖那些绿色的青苔,晒干后可以变成绳子。”我信以为真:那我可以让俺娘给我做衣裳穿了。美是最大的诱惑力,我跟着“三皮”去晒绳子去了。结果可想而知,绳子没晒出来,却挨了娘的巴掌。摸着生疼的屁股,我一下子开了窍:“臭三皮,烂三皮,害我被娘打。”没想到,“三皮”也有“背运”的时候。凑巧那阵子“三皮”的眼皮上长了“偷针眼”(麦粒肿)。我就恶狠狠地挖苦他:“肯定是你偷看女生洗澡了。”“三皮”一听红了脸,也急了眼,伸出指头就开始对天发誓:“谁要流氓谁是小狗!!”只是他情急之下忘了这是在课堂上,结果是老师批,同学笑,让

陪你一起傻

宽宽

他无地自容的很啊。据我的观察,我还发现这家伙整天就是个吃心眼。因为那次我把俺奶奶对俺讲的“据说”,偷偷告诉了他:“听说吃鸡的时候,如果能将每一块骨头都收集起来,一块不少重新拼好,用盆子盖住,第二天,哇!又会变出一只鸡!”说过我也就忘了。没想到几天后“三皮”瘸着腿在半道上截住我,很恼火地对我说挨了他奶奶的“打狗棒”,以至于“小腿到现在还疼”。原来,那家伙把他奶奶那只下蛋的花母鸡用水淹死了。气得他奶奶跺着脚骂他“小兔崽子,造孽!!造孽!!”“三皮”截住我的原因呢,是他很迷茫:“鸡虽然吃了,但为啥骨头总会少,怎么也凑不齐?”我坏笑着扬长而去,让这个超有技术含量的问题继续折磨他……后来的后来,就是上次回老家,碰到近二十年未见的“三皮”,说起这段傻傻的时光,我们的心里都生出无限的感慨来。

十日谈

儿时玩伴

一对搭铺兄弟,那感情也是几十年呢。请看明日日本栏。

一位登山不止的运动员被问及为什么要登山时,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山在那里。陈丹青说,时常也会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博物馆这么在乎这么纠结,理由也非常简单:因为博物馆在那里,我要去看。

因为山在那里

张 跻

这是陈丹青在上海博物馆演讲时的一段开场白。那句著名的“因为山在那里”也因此成了演讲的题目。他把博物馆比作了一座山,凝聚人类智慧结晶和典藏人文自然遗产的博物馆,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的山峰。

陈丹青的博物馆情结,源自印刷品的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时期,文化遭禁锢,一帮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也就是眼下高考的年龄,却如痴如醉地爱上了西洋绘画。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聚在一起画画素描画色彩,竭力模仿美专毕业的苏派画家夏葆元、陈逸飞和魏景山的画法,抄家散落市面的西洋画印刷品是他们全部的眼界,最大的兴奋点莫过于忽然弄到了一张“世界名画”,于是相互传递,虔诚临摹,想象并揣摩原作的表现技法。然而苦于无处溯源,魂牵梦绕,如此这般,刻骨铭心。从此萌生了对欧洲文化的向往,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一定要

据四川画家何多苓当年走近安德鲁·怀斯的原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也是愣了半天的。这张曾经深深打动过他并对他的绘画风格产生重要影响的印刷品,其原作的表现技法也与其理解大相径庭。不过他聊以自慰地说:当时只是模仿了一点皮毛,因此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还是有好处的。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

——德彪西的“月光”与李贺的《天上谣》
蔡西民

天上的长河转动,繁星也随之漂移。长河中的流云在银色的月光照射下发出潺潺的流水声。李贺的这种极富科幻色彩的想象,既有视觉上的,也有听觉上的,把个天上的银河写得梦幻迷离,寂静浪漫。如果要找一首和李贺的诗意相似,相吻合的音乐,那还得非德彪西的“月光”不可。德彪西是“曲中有画,画中有曲”的印象派大师,在“月光”里,音乐如流水般倾泻出来,缓缓流淌,泻满天上人间,这一泻,一泻倾城。李贺的诗句有点欲言又止,德彪西的音乐也是飘忽不定,闪烁其辞。只不过,天河,月光本来就是朦胧变幻的。在这里,无论是诗歌还是音乐所表达的月光的扑朔迷离和诗情画意已经到了极致。他们都是如此的迷人和纯净。

要是真的学墨彩画得和怀斯一模一样的话,首先是不可能的,然后我觉得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此看来,中国的油画家们不能一味地否定印刷品的“功劳”。甚至要感谢印刷“错误”所产生的全新效果。调整一种观赏原作的心态,作为一种记忆,无论是印刷品,还是博物馆原作,其实都不应该抹去的。

前不久,林旭东、陈丹青、韩辛巡回展示了他们“四十年的故事”,在布展时,林旭东临摹的两幅西方油画被放置在了画展的入口处,不可回避地向观众讲述着印刷品的记忆。然而,“复仇”的心态尚未平息,迈向博物馆的脚步还在继续。陈丹青与他的画友们,仍然在持续着一个让他们兴奋的话题:大都会博物馆最近有没有展览啊?大英博物馆的那张中国画挂在哪个位置呢?慕尼黑艺术博物馆依去过了吗?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东西要不要太灵哦!上次我在卢浮宫奇巧碰到伊了!等等。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做着同一个动作:当看到一幅儿时熟悉的画面或曾经虔诚临摹过的作品,便会走上前去,摆出POSE与原作合影留念,寄给各地画友,像是炫耀,更像是圆梦后的满足。

因为山在那里,攀登仍将继续。极目远眺,眼界无比宽阔起来,这山望着那山高,似乎总也没个尽头。但愿别被沉重的大山湮没了自己……

图说:大都会博物馆最近有没有展览啊?大英博物馆的那张中国画挂在哪个位置呢?慕尼黑艺术博物馆依去过了吗?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东西要不要太灵哦!上次我在卢浮宫奇巧碰到伊了!等等。

图说:大都会博物馆最近有没有展览啊?大英博物馆的那张中国画挂在哪个位置呢?慕尼黑艺术博物馆依去过了吗?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东西要不要太灵哦!上次我在卢浮宫奇巧碰到伊了!等等。



田舍山林 (中国画) 陈步兵

画家陈步兵不仅痴迷于画艺,亦喜于玩石。最近,他邀我到他画室赏石。走进画室,几座紫红色机架上,大小不等的那些奇石,耸立在沙盘之中,各色太湖石、彩陶石、树化石……或侧卧,或挺立,或蹲,或仰,姿态各异,妙趣横生。有的状如鸟兽,有的形似龙蛇,沙丘石置于薄沙之上,遒遒丘石,大漠秋风鸣;遥遥兮,千山万古谜。北墙上方是一幅山水画,亭阁隐约,神秘诱人;苍松翠柏,精美至极。画幅下面是一尊树化石,高105厘米,宽65厘米,重约五百斤。轮廓突兀威严,外表晶莹剔透,底部虬曲盘旋而上,恰似翘首直上云天之感;纹理清晰,色泽淡雅,若一跃神龙云游之态。

如此奇石实乃少见。我问:“那里觅得此等宝贝?”“老兄,不瞒你说,是用我的书画去换来的,朋友喜欢我的画,我爱他的石。一拍即合。”是呀!一个痴迷于艺术的人,心灵是相通的。

述而篇载: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盖,发语词,有提示作用,表示确定的语气和议论的开始。作为助词,它没有具体的实在意义,不必翻译。不过,“盖”又是副词,表示概括的范围,也放在句首,如“盖一岁死者二焉”(柳宗元:《捕蛇者说》),如“孔子罕言命,盖难言之”(《汉书·外戚传》),二者都要译成“大概”。此外,“盖”还可作连词,表示承接上文申述原因或理由;“盖”有时与兼词“盍”通,相当于“何不”,可译成“为什么不”,不再举例。包括鄙人在内,许多人不易分辨古文中文“盖”的含义,须仔细揣摩全句。

“多闻”“多见”

白子超

春秋后期,社会动荡,思想活跃,开始出现以私人身份著书立说者。应该说,这是未被充分注意到的重要文化事件,需要学术史、思想史学者加以研究。但是,其中不乏穿凿妄作之人,甚至可能形成了风气。孔子说“不知而作”,其贬义不言而喻,紧接着声明自己不是这样的人。那么,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他自己所说,分两个方面:其一,知道的,“述而不作”(述而篇),口述而不执笔创作。其二,不知道的,“多闻”,多用耳朵听,鉴别之后有选择地采纳正确的内容;“多见”,多用眼睛看,记住应该记的东西。“识”,音志,记住。

孔子曾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季氏篇)孔子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述而篇)。所以,孔子总结“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是“知之次也”,也就是“学而知之”。事实上,“学而知之”已是求学者的最高层次,次一等是“困而学之”(恐怕多数人属于此类),最差的是“困而不学”。至于孔子虚设“生而知之者”,从积极意义上说是出于对尧、舜、禹、文王等先圣的崇敬和赞美,从消极意义上说是没有彻底割裂与神灵的藕断丝连。(有人以为,应该承认“生而知之”,只不过非指知识,而是一种特殊的天生的智慧,如禅宗六祖慧能的“慧根”。以愚之浅陋,对此说之理解相当有限。即以慧能而言,且不说早期他有一定的世俗生活实践,如砍柴卖柴之类,就说他的开悟,也是在听人诵《金刚经》之后,哪怕是无意之“听”,是否也应该算作“学”?)

显而易见,孔子认为自己有所不知,同时以此为出发点去求知。孔子求知极其诚恳、虚心,除了多读,还有多听、多看,还有多问,以及多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孔子一生学无常师,以一切人为师,反面人物亦可成为反面教员。

孔子从小求知欲极强,二十岁前后已经读遍《诗》《书》《礼》《乐》等典籍,对周礼尤感兴趣,成为远近闻名的青年才俊。二十七岁那年,听说少皞氏后代、郯国君主前来鲁国,急忙拜见求教,弄明白了远古职官制度以及东夷鸟图腾与殷商文化的关系,感叹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三十四岁那年,带领弟子专门西行洛邑,“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孔子世家》)。中年做官以后,“入太庙,每事问”(乡党篇),一方面核实简册上的礼仪记载,一方面了解礼仪实践中的种种细节。周游列国以后,有了足够空闲时间弥补自己读书的不足,开始学《易》,以至于“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

以上诸事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孔子老实承认自己有所不知。孔子教导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不是一般道理的说教,而是孔子在自己生命进程中的深切体悟。

可以说,画有艺术,石有灵性。步兵觅石,玩石,是为了得道,道法自然,乃艺术之魂。看到他伫立在奇石面前的那种神态,虔诚而肃然,灵魂的游丝已经跨越时空,似乎漫步在那个蛮荒时代,感悟一棵大树,经过亿万年的蜕变,被化为不朽之石,成了一尊精美的艺术品,真乃神奇之处,让他为之倾倒。

步兵说,一个画家要追求自己的艺术特色,要深刻领会自然之妙趣,需

要对各种事物的观察和积累,才能水到渠成。泼墨渲染,不但要有抽象的色泽,更要有活的灵魂。他摊开一幅画,只见苍茫间层峦叠嶂,山坳边村舍错落,石堆积,结构繁复而勾笔简略,石根处略加皴擦,空灵洒脱。老树攀爬在石缝上,纹理古拙,色泽遒劲,凸显雄浑老辣的韵味。步出画室,意味深长,颇感步兵赏石玩石的真谛,他将画艺与石趣完美地融合,尽情地表现在笔墨艺术之中。

画艺与石趣

施雪兴